



前漢書

周勃	燕靈王建	齊悼惠王肥	吳王濞	韓信
<small>子亞夫</small>				
蕭何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楚元王交	彭越
曹參	張良	趙共王恢	劉向 <small>子歆</small>	英布
陳平	王陵		李布	盧綰
			察布	吳芮
			田歆	荆王賈
				燕王泮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

為商賈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已葬廼行營高燥地令

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

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木也而牀蓐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曰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

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

長大好帶刀劔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

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曰為怯及項梁

度淮信乃杖劔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劔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此在戲之下也戲讀曰慶又音許宜

博物志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辭

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

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而斬

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放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

王曰為治粟都尉上未竒之也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

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量也音大各反上不我用即亡何聞

信亡不及曰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

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

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

之奇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

曰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曰曰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

所曰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人各自曰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曰拜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曰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

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

應辭音信亦曰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

王意烏碎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碎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志怒聲也碎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音說也

碎嗟暴碎嗟歎也碎音干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

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新序作勇仁強無得字以下又觀之新序為是

史記作嗟嗟

史記作嗟嗟

子當作下

數十元本作十數

王何

已何

患何反

召南塔諸侯歸
還其王自王善
地即指田都王
尚田市王濟北
王王股張耳王
常山皆從其
王亦他處也
然信拜大將
四月諸侯已各
就國罷兵矣
馬和凌有思
殺田都而
滅秦殺薛廣
事于

有功當封爵刻印神忍不能予蘇林曰初音利角之利初與博同手弄角詭不忍授也師古曰利音五九反博音大官反又音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

城又背義帝約而自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

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

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疆服耳師古曰疆音其兩反其下強音威王亦同名雖為霸實失天下

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王也故曰其疆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

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臣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臣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收董翳將秦子

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

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於骨髓今楚強呂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

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王失家家皆知

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之性也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

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曰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

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

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

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曰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

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

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曰信為左丞相擊魏信

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

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盜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曰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曰曰木罌罌缶曰度也章昭曰曰木為器如罌缶也師古曰

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

軍何

劉敬何不
殺者言
無不聽
無不聽
無不聽

此計與亞夫破楚是
同凡善策不用史
必列書以見其

必不為二子所禽
矣當依史記作會
必為二子所禽矣

或問使陳餘果用
廣武居策信必不
敢遂下將如何曰
留張耳以率綴之
東兵取燕繞出其
左

目左氏尚叙戰事
者莫如此投鉅鹿
僅舉大槓耳

劉奉世曰前行當
下句言我若前行
阻險而還耳所以先

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臣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

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

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與是邑名也在上信之

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曰距楚信耳曰兵數萬欲東

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紀今乃輔呂張耳議欲呂下趙師古曰言其

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

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足下溪澗高

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

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願君畱意臣之計必不為

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

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曰圍城多一倍者戰則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能千里襲我亦已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呂距之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

閒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騎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

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食字音干安反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噉音撫不精

明也劉德曰音無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

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

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四功
張耳傳近殺趙
王歇秦國此因
戰勝而并叙之

橫掃師事廣武
君在此然後接
諸校論兵法此
左氏所傳法

馮定遠云信將
非素所拊循也兵
不為用與敵方人
同身戰國之後民
習習兵諸將灌
嬰曹參之流百
戰之餘非真市
人也故背出陳得
以用之若市人者
相擠而入水且易
能使之死戰乎
不可不察牧野之
事太公背運水而
山坂信崇之也

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復疾戰

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

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曰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

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師古曰泜音祗禽趙

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

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諸校効首虜

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曰勝

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

歐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駢同也怒人其勢非置死地人

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

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

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曰圖存師古曰敗軍之將不可曰

語勇若臣者何足曰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

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

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願効愚忠故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部下李奇曰鄙音羹臠之臠

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

此故改
曰高邑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息惰靡衣媮食傾

耳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為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為久計也

其實難用也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今足下舉勅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

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

破齊必距境而臣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

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師古曰首謂極臣饗士大夫北首燕路

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曰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

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麾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信引

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

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

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

十萬師古曰且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

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

不如溪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城聞王

曰近其室家師古曰信臣常懷顧望也

五功

馮定遠云漢使至
韓信必有征驗故
漢王得詐稱漢使
者入信軍信軍編
神皆漢將故漢
王得信信易置
之非他人敵國所
能也

明驗本有盛
字此脫

六功

楚卒皆降對
陳漢事也却
叙畢追至城
陽虜廣而後
補是事有軒
重與叙禽趙
王歌同法非
漢書期會一
一必以日之先
核為次也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
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
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

淮水陳師古曰淮音維淮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淮溜其道者也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沙已

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

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

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

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不

為假王呂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呂安之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漢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為王張

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

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

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呂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

使擊楚楚呂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

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

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足下雖自呂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

足下所呂得須臾至今者呂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

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呂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飢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

無

盛

通

楚假

宋評曰呂
疑作已

古今不出
此語

宋評曰
本字字
去有柳字

張晏曰郎中
宿衛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

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削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呂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臣功

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

咳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

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曰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古師

曰曰晨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呂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

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

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曷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

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

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

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

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

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已不擊取楚呂昧在公若欲捕我

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

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

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豎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已為淮陰侯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

鞅師古曰鞅鞅志不鞅滿也音於兩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

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

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

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

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

本和信之計二字作足而王

殿本昧作味是

宋和信之本和信之按六字皆雲雲時也祖已提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明監本有稱字

劉奉世曰據功臣表
告信反者言人察
況也

明監本作不說
在內按劉是也但
本言表作樂說
史表作樂說字
形相如未如孰是

劉放曰田榮使
越擊楚此不合
有漢字

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
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
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
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
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
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
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
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
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
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

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鄭州鉅野中陳勝起或
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
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
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召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
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
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
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
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
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已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

嚴本無宋
和日浙本有
稱字

破元本
史記元

照

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

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畧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事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

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

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秦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

十餘萬斛呂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

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呂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今取

睢陽呂北至穀城皆許呂王彭越又言所呂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

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

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大僕有罪亡

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請論如法

上赦呂為庶人徙蜀青衣文頰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

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

劉濞曰漢王
數字疑是

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

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

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人有聞者

共戲笑之布曰論輸驪山

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

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

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

起也布乃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眾數千人番君呂女妻之章邯之滅

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師古曰地名也

引兵而東

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曰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

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眾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曰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

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

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

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

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擊秦軍數有利籍乃

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

服屬楚者臣布數曰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

夜擊院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

師古曰間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

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譙讓召布

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猶重也

欲親用之曰故未擊漢王

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

謂左右曰如彼等者

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

為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

出梁地至虞是

宋和曰越水將軍
宋和曰越水將軍
宋和曰越水將軍

劉敬曰上文云漢
劉敬曰上文云漢
劉敬曰上文云漢

宋和曰軍
宋和曰軍
宋和曰軍

則項王已去矣矣

安得復言留項

於彭公道何自

明已功亦云陛下

政彭城楚王去

齊也然則漢王

使隨何在未至

彭城以前彭公

受項王表漢王

召兵駐布漢王

度相得布共伐

西亦有變必出

而羽自出故使

人說布欲楚則項

王必自於漢事

故必激月留而

可取天下矣及隨

何說布歸漢

得以入彭城也

則說項王歸或

楚漢初記有者

各不同班氏合

不能無誤可矣

高紀三言彭城

可曰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曰楚為疆

曰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

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鍵也

言伏於鍵上而斧斬之鍵音竹林反曰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

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曰楚為疆可曰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築版也

曰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

今乃發四千人曰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

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

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

拱孰誰也言不動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曰鄉楚師古曰

搖坐觀成敗也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曰漢為弱

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曰不義之咎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曰其背明約

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曰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師古曰成皋

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曰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

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曰致天下之兵

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臣非曰淮南之兵足曰亡楚也夫大王

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曰萬全臣請與大

胡三省曰此非周宮之太宰也漢春常屬宮宰太宰

林何

彭城自不

梁地也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何言梁地

布兵既破乃問
行歸漢今夏
有淮南之面
稱孤安得預
要之仗劍歸
劉氏寓言之
疑為不徒也
劉原父之
說詳明原本

王杖劔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

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

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已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

事已搆師古曰搆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

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

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

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呂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設其禮令布折服而美其惟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呂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

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

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

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

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

楚破咳下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

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群臣不服故對眾折辱令其自數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能已取淮南乎曰

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

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

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已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

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

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

越盛其醢呂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曰為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

劉本世數
月宜為上
向此宜推
上法項子
亦在志又
非齊地

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貢赫對門師古曰貢音肥姓貢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

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

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召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布

白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音於元反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見赫已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

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

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召問其客薛公薛公曰

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

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

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

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

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

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

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頴曰揣度也音初委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

劉伯曰據薛公之言漢市出計不慮彭越言布取荆文取楚也

作微驗淮南無仗人及王守可

宋祁曰微驗作微言本及事未推微今改作微

與上遇何當師重

子遇身師長以

字又史云果如薛

公所編今未見諸

疑薛公本名編知

意上厥兵不先

言之故曰果如也

曰此之辭士當言

非實事見布

死長沙故云歸

重耳

呂商按史記作從入

漢中是也此漢下

腹中耳

劉奉世曰按功

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為三

軍欲呂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二欲互相救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今別為三彼敗吾

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

過斬西會鬻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鬻音丈瑞反解在高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

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諭讀曰遙布

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

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偽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偽謂詐為此計布信而隨至番陽

番陽人殺布於鄉師古曰鄣陽縣之鄉也鄣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貢赫為列侯將率封者

六人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也縮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

相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

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德賀羊酒高

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

沛縮已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呂太尉常從出入

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已事見禮至其親

幸莫及縮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

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教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縮為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決及虜臧

殿本漢安

作讀何換元

本作請

遇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以破滅茶封侯
侯當是傳語
又云趙當作代

了稀事再起

錯謬之甚

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已郎中封為列侯已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邊兵皆屬焉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

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已

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已禮之不己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

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諸為不

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

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稀稀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

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稀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稀破之語在

高紀初上如邯鄲擊稀師古曰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救如往也

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

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已重於燕者已習胡事也燕所已久存

者已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稀而與胡連和事實

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已安國勝已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縮

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已為者縮寤乃詐論他

人已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聞師古曰間音居竟反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

久連兵毋決晉灼曰使稀久亡咩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

謀稀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縮因驗問其左右縮愈恐闕匿師古曰闕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也闕音祕謂其幸臣曰

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

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已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

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縮果反

矣使樊噲擊縮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

史記無傳
漢書補

病瘡自入謝師古曰瘡與愈同高祖崩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呂為東胡

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

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

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呂東胡王降如淳曰為

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

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千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呂應

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銷師古曰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郟師古曰二縣也並屬

南陽郟音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相尊王也呂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

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婁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

籍死上呂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諡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薨讀曰恭

子靖王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呂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至

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名兩按表便侯沅陵侯是也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呂詐力成功師古曰徼也音工堯反咸得

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

亡張耳呂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

世呂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呂矣夫師古曰呂其不用詐力也著千甲令而稱忠也師古

曰甲者令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用劉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又以謂忠而得王故著於金爾然忠無他事何以

篇之次也著令邪。劉攽曰定著令者謂于令著長沙王土地車服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臾令長受令

長沙王此亦一證

汪堯峰云三傑皆不終蓋堅以芮殿獨言其忠有味

張耳四年夏立五年秋薨幸也非智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名南汝它人史記及漢書表作也則人字誤也惡字不詳又按此及之記蓋三節而書之也

師古曰共薨讀曰恭

荆燕吳傳第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書三十五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不知其初起時漢

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

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

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庫屬呂

破其業無呂給項王軍食呂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

彭越相係師古曰保謂依恃曰自安國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

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

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

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

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

宗室王例不書姓劉賈劉濞獨書姓衍文

史記此處有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兩句以為王賈漢末之根

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呂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
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各地

聖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

年呂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游之資呂晝奸澤服虔曰呂計畫干之文顧曰呂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呂求王服說是也書音獲澤大說之師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顧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

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居

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

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

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呂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

師古曰謂翼戴崇獎呂成帝業若市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呂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

太后必喜諸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

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

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張卿已

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

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師古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

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

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

之國急行毋畱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

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

不知何故以云
今卿最幸是
字釋其名也
呂南樓此言恩
澤侯表及周
勃傳皆作張
釋典史記呂
紀同而句以澤
張澤與史記帝
本化及云同非
疑卿是字是也
但史記與澤釋
雖互異如張良
傳連成侯呂澤
實是呂澤此宜
者張卿名釋名
澤究難懸定也
劉故曰高后紀元
年王諸呂七年劉
澤與此傳不同說
在高位

按永嘉元年
嗣景帝五年元
共廿六年此五年
漢也

厚林云按地理志肥
如自魯西而居
燕武帝元紀元
年林以如入遠云
太守諸侯王表
武帝下推恩令
西藩國有析長沙

遠代維有舊名
云南北遠矣然則
肥如居遠自有元
湘以前未析也
汪克峰曰傳中頭
緒連一提得公曉
又云也

顧炎武曰錢原
漢書吳王濞傳上
惠吳公輕悍令
本序書並作吳
會稽不知順帝
初始分二郡漢
見於未後漢人
妄增之 台南
吳金猶言吳王
都舍也胡三省
通鑑釋疑已
嘗論之

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
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

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呂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呂它法劾捕格殺郢

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
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

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
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

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呂騎將從破布軍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填音竹刃反諸

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

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

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
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

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博吳太子師博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各南按類
注是琅邪
王本善意
手誅諸呂特
見許于齊王
其後亦因敗
以為功厚
以通德
王信
宋和曰元年
當作二十六
年史記年表
漢表皆同
十四年
宋和曰當二
十四年

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

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

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日子故驗問

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

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漚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上復責問吳使

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

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更始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

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臣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百常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

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同價謂庸直也歲時存問茂

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

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猶公也如此者三十餘年呂故能使其眾朝錯為太子家令

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干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實不

忍罰呂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

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

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

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

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

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大而

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呂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

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

前漢三十五

連京師為句亦可

朱曰謂光武皇帝得庸直也清志蘇林注曰半曹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直手價有得錢二千

按高帝紀封齊王七十三縣此云七十三或從文誤也元王傳及高紀俱云王三十六縣此云四十城恐誤

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聖室之屬也

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

及史何

後同

台南接遠曰
言括括遠則
五米謂遠則
則或國之謂
迂回不直處
說

言他國之罪
如謂事見遠之
重而且罰地

營與焚通非
回繞之美

此豫字亦衍

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
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

諭其愚心王曰何曰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
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已益甚

語有之曰狃糠及米師古曰狃古飽字飽用舌食也蓋曰大為喻也言初飽糠遂至食米也飽音食爾反吳與膠西知名
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

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已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索足猶懼不
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索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曰爵事有過所聞諸侯

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
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己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已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
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
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美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

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引起也吳王內已朝錯
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菊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

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
果迺身自為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

曰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為叛逆已憂太后非計也文頹曰王之太

后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
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
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已下膠西

宋祁曰叛
當作畔

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

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

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

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

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

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

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

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

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呂漢有賊臣錯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呂侵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

不呂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

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

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

兵呂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首領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呂身從諸王

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呂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

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趨蜀及漢中平定呂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

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

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臣正天下呂安

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呂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

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呂繼日三十餘年矣

仲馬曰史記作臣正天下字

閩東越閩東越上閩字下當有越字下閩字

仲馬曰史記作臣正天下字

史記曰注已北當作以北

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

封千戶皆為列侯其呂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

師古曰呂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呂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

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呂令士

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

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呂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

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

問呂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

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呂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反目反次下亦同方今

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

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呂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

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呂親戚之意

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

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

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見

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主雒陽也又呂為諸

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滎陽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呂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辟昌邑

七國起兵蓋因未嘗及也然濟南黃河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齊地之及者耳故功臣表亦有功

劉劭曰按此有兩至雒陽者陸則除又按大尉云吾據滎陽則得劇孟在滎陽當在雒陽下

明監本誤作... 雒陽與... 本同此作... 雒陽是

呂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道師古曰饑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呂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

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饑道吳王之初發也吳

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呂立功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

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呂反為名此兵難呂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

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呂藉人人

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良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

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

山河之險呂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畱下城

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

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

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間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候或為司馬也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

乃上謁說王曰臣呂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

請王一漢節必有呂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

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呂罪斬令遂召昆弟所

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

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

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

天報呂福為非者天報呂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

宋祁曰音作癰

原本一作推

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

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呂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

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甯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已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

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

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

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

斬首捕虜比三百石已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

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

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

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

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

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

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

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

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靡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呂利啗東越師古

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給誰也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

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呂才載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已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走

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甯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

甯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宋祁曰浙本作天子錢

漢兵還臣觀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

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遣

王書師古曰韓類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

處須呂從事師古曰言王欲呂何理自安處吾待呂行事也處音昌汝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

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

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剝行對曰

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呂為

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呂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呂錯為不善何不呂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

兵擊義國呂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

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甯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

王呂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

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疏屬呂策為王鎮

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呂金與田生

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

呂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

不呂封蓋防此矣朝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並作釋陽夏公謂作誤作危類是以重為非也
劉敬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田生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大夫公作伴我美其有成也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其字後人不曉以之

已何改
積復

無字

宋祁曰當作恐以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一卷
楚元王傳第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
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呂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
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
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
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
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常
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
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
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

楚元王傳第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

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呂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

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

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

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

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常

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

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

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

奄里疑即奄中
漢林云漢人不在
魏名尚之為孫
如孟明之為生
即司徒之為申
後語者之轉也

宋曰也字
宜刪

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嫂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

丘空也見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一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

為羹盡轅釜服虔曰音勞轅轅也師古曰呂勺轅釜今為聲也轅音洛又音歷客呂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

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呂為言

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

羹頡侯師古曰頡音其母羹羹金也元王既至楚呂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

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卒終也文帝時

聞申公為詩最精呂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

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

集世或有之高后時呂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

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文帝乃呂宗

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呂為

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與比皇子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已

與皇子同所已景帝即位呂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

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于乘高宛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古執字調為棘樂

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且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音其炎反今王一

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

且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動之

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

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

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

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

劉有父曰法之

幸賢傳注作立
二十七并註也
二十三并註也

劉奉世曰文帝
時元王子未嘗
封爵與景帝
乃封耳廷尉
字衍

禮在周禮六飲
中黍酒也此酒
莫不用麴也

與皇子同所已

宋曰當作

劉敬曰胥靡說
文作借廢諸肉
縛之也

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論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
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

論何改

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呂鎮

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

晉灼曰高肱舉杵正
身而春之師古曰為

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

步日者耳非確日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

師古曰不吾與
言不與我同心

矣師古曰不吾與
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

臣瓚曰侯母
號太夫人

二十一年春

師古曰不吾與
言不與我同心

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

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

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

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

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

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呂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

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
也音於綺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

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

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

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
聽勿失機也

母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
下勿使在人後

何齊父長年上書

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

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

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
懲創也

求留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
又辟讀曰關彊讀曰疆解在文紀

共養仕於朝師古曰
四子呂

武帝

在京師供養其祖
母故仕於漢朝也

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家地謂
為界域塋音營

葬靈戶師古曰
地名也

富傳國至曾

孫無子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
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

武帝

時呂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
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呂

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

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呂天下

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前漢三十一

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呂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呂滅亡今納

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

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

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

謂呂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

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妻死

大將軍光欲呂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

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各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呂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責所具反侍御

史呂為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

而御史乃呂為受譚冤訴故云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己意復白召德

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像像其謀議也呂定策賜爵關

內侯地節中呂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

家呂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

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呂振昆弟

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

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

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繆侯師古曰繆惡諡也呂其妄訟子為置嗣傳

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

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勝也本名更生年十二呂父

德任為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既冠呂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

讀與救同其字從力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呂通

顧炎武曰德傳如
此而子向傳則云
史生父德元帝時
治淮南治獄
之中自為吏
此兩處而未對
者也 台南
王任官在昭帝
初霍光遂擇
宗室則德武
帝治淮南獄
持德為吏
也此傳之
澤詔獄為
其官向傳
得淮南書

後書儒林傳劉
昆弟者王元
少嘗受德
氏易子執德
為宗正卒
世宗正為
師古曰振
舉救之

其字從力
讀與救同
其字從力

平叙有提應
此大傳式也
范史宗之

劉春曰按德待
劉春相前年三十
也淮南事九則六
年是時德甫以
德父辟德為元
德大夫時德待
言言父見在故拜
以謀反謀害在元
帝即位德待
丞相府年三
自元狩元年數
後元二年昭帝
即位帝三
矣當淮南獄秋
之時德德未

此向字當作更
生史疏文

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蟻

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

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竝道術篇名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

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

其書更生幼而讀誦曰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

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

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

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

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

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

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

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

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

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

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曰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

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聞望

之等復進曰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

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

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

宋曰本有書字

宋曰本有

此... 幸... 復... 表...

傅

元... 不... 轉...

王... 家... 年... 石...

上... 事

夷滅後赦呂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

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

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師古曰貫謂緩恕其罪也復用

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

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

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曰興謂改作慮章仲舒為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

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

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

四臣者足呂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由是言之地動殆

為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臣愚呂為宜退恭顯呂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

呂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

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

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

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

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

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

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太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

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

得呂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

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眚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

師古曰眚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眚六眚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憲何...

宋... 本...

宋... 有...

善則拳拳服師古曰重况重音直用反臣骨音直用反肉之親音直用反又加音直用反臣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

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

無所恨師古曰杼謂引而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

言凡九泄之也音食汝反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

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

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

還眾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還聚積崇推讓之風臣銷分爭之訟文王

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

之眾士皆執行文王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

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已

公天子穆穆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序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

記曰天子穆穆諸頌曰降福穰穰言四方皆臣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

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又曰飴我釐麩師古曰此思文之篇

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貽同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麩音年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臣和致和獲天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

自守一方所嚮異之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

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訛訛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

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已為刺也歛音翕訛音紫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師古曰撓屈也不為眾曲勉彊臣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

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師古曰此小雅十

善則拳拳服
庸弗失之矣
况重
臣骨
肉之親
又加
臣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

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
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

無所恨
臣聞舜命九官

言凡九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

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而百獸相率來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

還眾賢罔不肅和
崇推讓之風臣銷分爭之訟文王
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
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
公天子穆穆
言四方皆臣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
頌曰降福穰穰
又曰飴我釐麩
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臣和致和獲天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自守一方
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
正不撓眾枉
勉彊臣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
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前漢三十六

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巳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曰告凶災

者由四方之國無政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

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師古曰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憊曾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又也憊音千感

反霜降失節不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言民曰是為非甚眾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

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

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為偽言曰是為非排斥賢僑禍甚大也此

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

殺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獻梁魚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而春秋為

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秋公羊經

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諸侯背

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

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五年僖公三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師古曰謂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六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一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

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

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

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

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

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

八月庚辰朔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凡三十六也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凡三十六也山陵崩

地二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師古曰事在莊七年火

原父曰說不謂祭伯為奔也何云奔公羊傳文張固誤記而對亦未之考

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
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

石隕墜六鵙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鴒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
宋五五月六鵙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

書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巳卯晦
有鸛鴒來巢蜮短尾狐也鵙水鳥也蜚負螫也鸛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鸛音劬鴒音欲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斂草李梅實
未不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
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

水旱饑蟻蝻蝗蝻午竝起

如淳曰蝻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
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七年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
二十九年秋及

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

謂隱公
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寯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沃伯誘

亡國五十二

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
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災十四 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
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二人一者之
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之種鄭音樓瞞音未安反

石隕墜六鵙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鴒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
宋五五月六鵙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
有鸛鴒來巢蜮短尾狐也鵙水鳥也蜚負螫也鸛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鸛音劬鴒音欲

書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巳卯晦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斂草李梅實
未不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
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

敗其師於貿戎

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留晉莫侯反

伐其郊

師古曰鄭周邑

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

鄭傷桓王

應劭曰王曰諸侯伐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

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呂歸

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

師古曰春秋桓十一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

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二君更立莫能正理

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登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

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衡反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

由此

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竝進今賢不肯渾殺

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

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

竝進

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曰付

北軍尉北軍尉曰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關北關公車所在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局反

讒愬轉相是非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

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

所呂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

師古曰言其誣罔天

分曹

為黨往往羣朋

師古曰曹輩也

將同心呂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呂寒

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

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

羽翼陰附者眾

輻湊於前

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

毀譽將必用呂終乖離之咎

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

賢破斥日呂乖離也

是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

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呂成太

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師古曰御音丘略反

初元呂來六年矣按春

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

夫有春秋之異無孔

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師古曰紛亂也

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呂然者讒邪竝

進也讒邪之所呂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師古曰羣枉曲也

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

宋祁曰新本伐作執

宋曰當作女

糾何

宋和曰韓詩作
也今詩作見
向引韓詩後人
便改作見非是
陽夏公按向時
毛詩未列學官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

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庶庶見覲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

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庶庶盛也見無雲也覲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庶庶然至於無雲

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庶音彼驕

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鯨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鯨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

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鯨音工木反驩音火官反檮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

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

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

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師古曰此即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

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調古諸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

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曰羣小窺見間隙

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謹也譁音火瓜反故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師古曰此即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慍怒也音音千小反小人成羣誠足

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見尚書語更音工衡反禹稷

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寐反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

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

茹曰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

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

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呂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

呂先戒災異之所呂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

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

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呂陛下

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餘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

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呂為法原秦魯之所消呂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

本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呂揆當世之變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

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曰詖音彼義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舊解云肺腑謂肝肺相附皆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腑謂心之肺札也自

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呂効

今事一二條其所呂師古曰呂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

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

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

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呂材能幸常

稱譽堪上欲呂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師古曰斷斷忿

嫉之意也斷音牛斤反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呂為當

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

奈何興曰臣愚呂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

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

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

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

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

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

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

秉心有常發憤悃悞張晏曰悃誠也悞緻密也師古曰悞悞至誠也悞音口本反悞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臣不

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

者眾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晦昧說天託咎此

人師古曰晦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臣彰其材堪出之後大

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

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臣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臣自

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

疑臣類欲臣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

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

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

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

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

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

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頌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此喻也

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澆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

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

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臣為外戚貴盛

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

書師古曰言中者臣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

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

向乃集合上古已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

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已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

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已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已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曰地統謂殷已十一月

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已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

何已戒慎民萌何已勸勉師古曰萌與毗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

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

陽感寤劉敬之言自已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

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已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

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廡服虔曰廡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廡近霸水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已北山石為椁用紵

絮斲陳漆其間應劭曰斲斲也陳施也孟康曰斲斲者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已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已紵衣之絮也斲而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典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已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已薪言積薪已覆之也不封謂

劉敬曰既言堯舜豈可不一商均明此二字

諫起昌陵疏

可居申文顯作存三代

劉敬曰既言堯舜豈可不一商均明此二字

謂何後與諸何後與

宋曰新注文同字有

宋曰水經注注高岸水為廡今原亦示也

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堯葬會稽之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列元本

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

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

氏失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及畢古之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

庫文頴曰秦惠王與母弟也師古曰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皆無丘

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

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

穴也墳謂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曰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

識音式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曰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

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

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曰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

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骨肉歸復於土命

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

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槨者泰故激此言

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

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

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首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咸盡發

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

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墳中為游戲之觀也師古曰

志文一也武元昭三也嚴襄即莊襄四也此云五王者蓋昭王之後尚有孝文王傳脫孝文二字耳

山元本

多累石作椁於壙中
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

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棺

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日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

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

其後牧兒亡羊羊人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豕臧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

其滅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

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

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各美宣王

之眾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

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

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

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

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臣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

因之巨饑饉物故流離巨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懼焉師古曰懼

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悅巨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

巨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

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

競為奢侈比方丘隴師古曰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

說何

卑何

說何

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

文皇帝去墳薄葬臣儉安神可臣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臣後

生害足臣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

也章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撫音議皆同其字從木臣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

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臣為王教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臣戒天子

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書數十上臣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

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向雅奇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

得同姓末屬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系古累字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

臣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

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為害者

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

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師古曰衍音口且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

臣雍徹師古曰徹音匹也雍樂詩各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

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言其春

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

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

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

曾華曰傳稱... 而隋書及... 總目稱十五... 曹大家注... 本書也考証

極諫外家對... 事

劉奉世曰... 君刺乃... 也

原父曰... 不見... 但有... 朝

福臣下為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

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

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

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

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

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呂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呂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秦遂

呂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

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

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

節呂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

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

曰寄託也內為行私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呂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

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擠宗室

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

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呂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

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

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物盛必有非常之

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贊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

石為足一足在上故曰冠石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什於地也師古曰事具在睦孟傳而孝宣帝即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

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妻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邪二世以涇為齋而欲祠則在渭北矣然美云者乎也

胡三省曰漢制太后幸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

宋祁曰微作

胡三省曰孟康云此則活切

殿本作函

石元本

殿本作函

按字書則治之
禹与禹字不
同意漢書
字即垂字也
照按今本或
作垂作垂而
沒古閣本尚
作垂字

地中雖立石起柳無言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太王氏與鄧氏亦
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
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師古曰卑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
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
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已全安之也
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接音爰黜遠外戚毋授已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
就弟已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
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鄧氏長安不失社稷所已褒睦外內
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
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古早
字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

劉奉曰此禹
戒帝之政非
禹戒禹之政也

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已折中取信居萬安之
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
召見何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已向為
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
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
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曰壅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
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周公戒成王
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亦言湯
已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已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
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
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

師古曰自建始呂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

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呂斷疑也易曰觀乎

天文呂察時變師古曰貴象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立言夏桀殷紂暴虐天

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

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

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枉矢夜光應劭曰

都門內崩師古曰內崩而壞長人見臨洮石墮于

觀孔子之言考暴秦

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

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

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

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祲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

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

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

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彤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

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

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呂崇劉氏故猥猥

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猥猥誠之意也奸犯也猥音懇好音干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瞻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呂設卦指爻而復說義

書曰伴來呂圖孟康曰伴使也使人呂圖來示成王明曰說天文難呂相曉臣

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

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

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

顧炎武言行不
字當云顧為
王氏居位高及
丞相御史所持
持者扶制也
而非扶物也
也

志古識字後文
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
其小者志其
多見而志之
從古文

明監本持作扶

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間上讀曰開

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

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

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宜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

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

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

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居

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

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

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

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

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呂能治左

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初質正也

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巳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

文呂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

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呂為左丘明好惡與聖

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

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指其言成數也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歆數呂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間音居竟反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

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

宋曰當

依此推
元平

移讓太常博士書

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

音大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

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已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

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古事為且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已為意至孝文皇

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

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

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

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

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

曰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已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

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

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已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

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竟反

各南按此即所謂
經師也註宏上書
稱先師董仲舒即
是其義

真德為曰三書
謂左氏春秋古
文尚書也禮也
考記

宋曰不容
更有漢書
口文選無
初曰在諸
人皆謂人
陰人各漢
十五即內
故曰傳經
故曰傳經
宋曰新本
雜合
戲本三下
有言字
送亦有
遷作脫
置作博

各商按書公傳
左氏春秋于晉
謂者庸生傳
文尚書於都
尉朝者桓節
信于徐生者
別本作信非

呂商按書注
太常孔融與
弟安國書也
漢初不知書
百篇則安國
十八篇取象
十八篇

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

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罷讀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

三學呂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有謂尚書唯有謂左氏為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

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呂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說有廢遺者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

不肯試狼言不誦絕之師古曰狼言也苟不誦欲呂杜塞餘道絕滅微學

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

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

曰愈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

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今此數家之

言所呂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

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門之違明詔失聖意呂陷於文吏之議

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

夫龔勝呂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

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

殿本臣文
字上有
字文
行陳詩
南非

宋曰注
作前已
不

文類
卷

何巨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

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呂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

郡，歷三郡守數年。呂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

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畱歆為右曹

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

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呂建平元年改各秀

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王，故改名。幾呂趣也。及王莽篡位，歆為國

師後事皆在莽傳。汪允峰云：歆晚節事不宜莽傳，宜明叙本傳中，非也。晚節事與本傳事回，不類附莽傳。以五見史漢此例最多，此何疑。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

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

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

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

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也。根本深，有意也。鳴虯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虯，讀曰呼。

哀哉！指明梓柱，已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也。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

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矣。與讀曰歟。

多聞指上三
者山陵之兩指
明梓柱則加宜
諒也於今察之
謂亦直諫之也
不被發七略三
統并子歆所
著連類舉
之而獨申言
向之直諫則
褒貶亦具其
中矣

武帝其以名在表
帝之特許也見
歆樂禍非即事
不能以心至至
為王莽所殺
以伴是也
存直微也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曰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呂權

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闕反項籍滅高祖購

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

許之迺髡鉗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

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髮柳聚也眾節之所聚也此為載并曰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輦者耳非此之謂也輦音扶晚反

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

上始得天下而呂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呂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呂資敵國此伍子胥

所曰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卽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

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師古曰從容手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

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

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曰此名聞當世布召見

謝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曰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呂高

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曰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呂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

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呂爲

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酣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難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爲大臣也至留

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

故召臣此人必有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臣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

下有識者聞之有臣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

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呂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

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

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已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

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

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

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呂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

劉歆曰桓桓謂

劉歆曰桓桓謂

名高後史記作將安
四十餘萬衆而平書
向來傳載布言十
二萬又論時平在
其下六子史記
無狀匈奴傳詳載
布言且及平城之
散詳各不同如此

師古曰曰難此
令人畏而遠之師
古注非也
劉歆曰見此疑
言見在見書耳
非引見也

劉歆曰桓桓謂
作爲形勢權
歸已也顧金
謂志在金錢也
顧猶志也

殿今無字
安曰桓桓
作同曰史
公曰同
班書自
作法

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畱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曰益聞者曹丘

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

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盜字言呂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

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

名曰行師古曰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呂勇布呂諾聞關中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

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齒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

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齒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

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謂見高祖曰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

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

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呂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

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呂謀反夷三族梟首

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呂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若汝也師古曰趣讀曰從促急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趨也顧曰

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

所呂不能遂西徒呂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當是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咳下之會微彭

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

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呂為反反形未見呂苛細誅之臣

...

史記作小數不
加禮考証

前漢三十一

史記作小數不
加禮考証

史記歷代今在中
山國政地理志中
無險城也

史記歷代今在中
山國政地理志中
無險城也

樂布存為燕相
田叔守漢中蓋
餘年此漢初所
以更甚其威得
以與民休息也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亭上，乃釋布。

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

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曰法滅之。吳

楚反時，呂功封為郇侯。蘇林曰：郇音輪，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

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

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

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

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呂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

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

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

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

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

曰：臣何足言。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

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

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

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

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呂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

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

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呂故死者數

百人。孟舒豈敵之哉？師古曰：敵與與同，言不敵之令。戰也。敵字從父，父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呂為長者

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呂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

史曰：孟舒

樂作廉何

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叔曰上無言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呂為魯相相初至官民呂王取其財

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千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

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

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呂故不大出遊數年呂官卒魯呂百金祠

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呂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

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

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

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遺仁掌

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呂項羽之氣而季布呂勇顯名楚身履軍舉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

困尼奴僂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僂古戮字也奴僂謂髡髮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

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小節既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

何呂加哉

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

前漢三十七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

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

姬也而趙幽曰下三王非必同母蓋呂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于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嚮姒此其例也豈曰

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

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

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曰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

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應劭曰鳩鳥黑身赤目食蝮蟻野葛曰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

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

各南按高紀以膠東陽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封齊

也坐音材臥反

師古曰

浩按史記作內
史動

召周按史記無
此句但曰獻城
陽却以高魯元
公主湯沐邑而已

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迺憂自呂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

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

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呂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呂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

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

王到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友呂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

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呂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

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

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呂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

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

曰蒼天言已之理直真天臨監之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為

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呂氏禮葬之

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

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

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

之河間立辟疆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

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呂過削趙常山

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

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呂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

貢父曰齊國
屬古句

其使也

師古曰脫
也言死

寫此傳誤脫
去一建字也

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
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
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

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

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

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呂為用婦

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

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

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

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

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呂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

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呂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

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

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

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呂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

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

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

曰若亦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

汪堯峰云元王線索照應一清楚

劉敬曰兒于為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稱王肥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

祖微時庶子故
知田上文高后
兒子高不遇
言親愛耳不謂
呼孫為子也下文
云若生而為子
安知田子義元
明白劉改說是

胡三省曰按史記
文帝紀三年九月
初與鄧通守相
為銅虎符既有
初字則前此未有
銅虎符也平

疏師古曰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呂太后默

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

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呂

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

曰為音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

安中聚兵呂威大臣欲為亂章呂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

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請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

臣為內應呂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

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

衛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給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

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曰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

魏勃將勃既將呂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一斷

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呂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

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

齊王自呂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

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

呂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

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

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

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

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呂為然乃

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

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

兵字依明監
城陽凡
為四也
竭故謂
之富

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濟南琅邪。

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

劫列侯忠臣，橋制呂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呂危，寡人帥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頰陰侯灌嬰將兵

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

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

和。師古曰：諭謂曉告也。呂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

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

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呂呂氏故

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呂子則順，呂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呂誅呂氏，事告齊王。

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

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呂社稷將危，故舉兵。

呂誼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

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安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放令去。勃父

呂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呂自通

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呂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

神司者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呂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

參因呂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呂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

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

劉放曰：此訪與公
羊訪于此義同

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呂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呂朱虛侯與東牟侯與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呂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呂趙地王章盡呂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

朱虛侯事
入齊王傳後事
入此本傳中全不
載

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一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呂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呂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呂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呂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呂楊虛侯立濟北王志呂安都侯立菑川王賢呂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呂白石侯立膠西王卬呂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呂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勸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

留封侯地名
於封王時似
久注其本

濟北王

何山

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苗川濟南也齊王

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

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

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

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

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

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

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繅布平陽侯等兵至

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苗川王皆伏誅國除

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呂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呂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

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人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主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

主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

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

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呂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呂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

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

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呂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

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

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

劉奉世曰吳王
漢傳前云膠西
膠東與苗川濟
南共圍臨菑
云膠西膠東苗
川三國各引兵
歸則此三國
齊南王也其初
言四國共圍齊
又言三國疑必
有誤

師古曰與之同反
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
師古曰趣讀曰促
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
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
師古曰宦者奄人
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
師古曰風讀曰諷
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女即後嫁
南王安太子許
不與而歸之也

宋曰新本正
文字上
新字

其姊故曰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

事事寔淫聞於上師古曰寔古浸字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

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

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

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干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

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

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

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疎骨肉

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

齊王呂憂死無後非誅偃無已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

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一國城陽菑川

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

惠王冢園邑盡已予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

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

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

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已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已廣嗣

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乘也音步內反請逮

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

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呂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

大夫師古曰大夫

大夫羣卿已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呂文毋害為沛主吏掾

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

高祖為布衣時數呂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呂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

高祖曰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係係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

獨曰五師古曰出錢呂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曰何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

沛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隲

音奏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隲

劉向曰此... 司馬遷曰... 下事言秦... 郡者凡有... 事此言... 事共辨之

劉向曰... 司馬遷曰... 下事言秦... 郡者凡有... 事此言... 事共辨之

召南樓漢王就國
漢中一段此更記
可無而班氏補之
何為漢功臣之
首宜也

塞戶口多少疆殊處民所疾苦者臣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

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

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

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

秦降將曰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

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漢王曰何為乃死也

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

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曰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

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臣致賢人收

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臣何為丞相

何進韓信漢王曰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

何曰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忍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

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

縣邑輒奏上可許臣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臣行事即不及奏輒臣便宜施行

上來臣聞應劭曰上來選乃臣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興關

中卒輒補缺上臣此軻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軻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

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京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

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

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

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臣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

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

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

宋留素隱郡之南陽音與之聲何因在南陽則字呼為漢也

宋曰謂即去之字

宋曰謂即去之字

宋曰謂即去之字

洪氏謀釋曰
雖據漢人說
固多借用類
注宿志能也

名商按大侯位
次定於此時

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繼而放之也指示者曰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

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

功人也且諸君獨曰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

封何應劭曰撓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曰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

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

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

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蕭見在之糧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

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

待曰全奈何欲曰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

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

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

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

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曰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一也師古

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眾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

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

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讀曰

那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名商按大侯位
次定於此時
洪氏謀釋曰
雖據漢人說
固多借用類
注宿志能也

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已今者淮陰新反於中

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已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願君讓封勿受悉

已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

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

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已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賣已自汗上心必安師古曰貫餘也賈音土得反於

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

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

民民所上書皆已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陜上

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母收橐為獸食師古曰橐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橐稅也橐音

工老反釋音工早反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

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

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已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

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

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

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

國不已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已不聞其過亡天下夫

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

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

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

宋曰新本如此殿本如此字在吾字上

此言相國為

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

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

窮辟處師古曰辟讀曰僻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

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

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見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

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已遺弟則嗣有

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

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已武陽縣戶二千封何

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

御史已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

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

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

詔已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

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嶽長喜為鄼侯蘇林曰嶽音人是學躡之學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

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言

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已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黎也言其在內主知繫清酒掃之事蓋親近左

右擊胡陵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蓋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

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徒守

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又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又

攻下邑呂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

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

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

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

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

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顯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

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已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負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攻隼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

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

至咸陽破秦項羽至曰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

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檠蘇林曰右扶風擊二縣也檠音胎擊

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

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

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

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已將軍引兵圍章

邯廢丘已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

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已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

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

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已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

魏將遜蘇林曰東張屬河東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

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

史記作二十日

左字據明監本補軍字同日折本有

孫述何

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

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鄔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

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

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

呂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濞陰

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濞音它合反高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

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呂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

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

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呂長

子肥為齊王而呂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

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呂齊相國擊陳豨將張

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

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蹠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如淳曰蹠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呂參為齊丞

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

諸先生問所呂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呂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

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

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

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

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師古曰屬曰呂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項羽封田安為
濟北王都博陽
田榮攻殺安并
三齊地因以濟
北為都非追書
也

吳王濞傳悼惠
王王齊七十城
高五王傳亦云
參七十餘城此
七十者舉成
數也

胡三省曰據戰
策蓋秦使舍人
李斯為呂不韋
舍人謂為私屬
官可也以為主
事則拘矣

在所史記
作之所

近
高假聲相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已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已

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

為本不欲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呂道化

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師古曰參自呂戰鬪功多而

束師古曰舉皆也言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

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日夜飲酒卿

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

輒飲已醇酒師古曰醇酒不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

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呂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大歌

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

大夫師古曰窋惠帝怪相國不治事已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豈豈我為

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

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已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

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參怒而答之二百

曰趣入侍師古曰趣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曰

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參免冠謝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

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

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類曰講或作較師古曰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已寧壹師古曰載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

講史記作類錄
廣類音言項
及一音較

宋曰新本
師古曰三字
劉奉世此
特師古意
之謂

時閒史作
開侍何

靖遠

原父曰八字疑

多而後參傳之
子奇子時子
本始本始子宏
子曠即功臣表
可謂令見者也
八侯似非行史

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
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
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已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已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

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

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管天

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第九終

張陳王周傳第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嬴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

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呂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

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音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

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于豫反字本作覷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廼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下邳更改也良嘗

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虔是矣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日正也願

宋曰良嘗

宋曰良嘗

宋曰良嘗

宋曰良嘗

宋曰良嘗

宋曰良嘗

此記明盛合張氏
必劉氏家宋氏
說應考核以定
一見

北宋書手之

漢書四十一

漢書三十九

漢書四十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為其老

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曰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

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

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廩將服虔曰良數曰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良曰沛公殆天授始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

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迺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呂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

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

西入武關沛公欲呂二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願沛

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曰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

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迺引兵擊秦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

宋曰折本作笑而去

宋曰當作蚤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宋曰當作屬古早字

明監本作今事
有為殿本同

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曰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
宜縉素為資昔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縉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
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
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
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
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贊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
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
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曰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

斗良具曰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

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曰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

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曰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

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曰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曰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羽曰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曰良為成

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踞鞞而問曰吾欲捐關巴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曰東謂不自有其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世宗曰語在項羽
事若漢書既
移叙其事於高
紀故相傳拉墨
曰語在高紀不應
此本後云許在羽
傳也此史家修
改所未及也

地將呂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之者若復立六
國皆繞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

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

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

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

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呂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

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

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

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

天下不足已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

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

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呂勇力

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以示羣臣羣臣見

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

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音黽背河

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鄉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何復無假字

殿本無假字宋曰疑有假字

無而空何

宋曰出作殺殺也

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

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呂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呂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

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

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

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

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曰曰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曰安馬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臣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

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呂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

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臣上媢媢士

師古曰媢與媢同媢古尙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

來呂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

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呂存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

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

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

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

通鑑考異曰澤當是釋之召南按考異是也蓋澤與釋相近而澤其下又周呂侯呂澤封建成侯呂澤侯表可據也

殿本作上曰

李山此房下句

行言無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

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遣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郵在新豐

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

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

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

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曰死

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

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曰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

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

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

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適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歌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首胡督反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

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

非天下所已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呂三寸舌為帝

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胡三省曰古世子有三師三少三僕惟太傅少傅耳

明監本有開
字殿本亦有發者

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迺學道

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飲曰人生一世

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

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

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音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

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

大喪平家貧侍喪呂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

平亦已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借也呂

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呂女孫子

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

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迺假貸幣呂聘

子酒肉之資呂內婦負戒其孫曰毋呂貧故事人不謹事

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

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

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

孔穎達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則其立社時里社見也如鄭此言則周之社法自亦以上

不食改

史記作年

宋曰新李杞作記

無知字

轍復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呂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

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

不可呂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

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踴而議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其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呂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孟康曰飾冠呂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

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呂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任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
金無君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
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厚賜拜君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諸將廼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
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君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
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君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
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君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
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頑頓者利無恥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
即定矣然大王資併人師古曰資併謂天性也併古併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
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寐且音子間反
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君疑其心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
矣漢王君為然廼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
君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
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君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
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俎而來即陽驚曰君為亞
父使廼項王使也復持去君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君
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
父亞父聞項王疑之廼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
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廼夜出女子二千
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廼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
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
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廼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

宋曰當作... 夜出... 宋曰當作... 宋曰當作...

為齊王於是封平呂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呂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

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

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

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弟出偽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

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呂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

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呂為然迺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呂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

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呂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更封平為曲

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呂護軍中

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

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

噲呂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譖毀之它皆類此高帝

宋山曲逆漢書曰元
無音文選劉陸
高祖功在曲逆
室連手誅也高
曲逆白文之也

宋曰國上
疑有所字

殿本有原字
但法亦有

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

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

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呂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呂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

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于道中

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

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

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呂為郎

中令日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呂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呂招陵師古曰鄉讀曰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

呂老妾故持二心妾呂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

卒從漢王定天下呂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

呂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

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

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問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

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

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獸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

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

宋曰之字可刪

此則在漢之志也
三秦之故下之
本無從漢之意
但張蒼傳言
解張蒼之厄
沛公初之南陽
入武關以前

宋曰注文道
中下當有行

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巨應之於是

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

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詩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

為右丞相巨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

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巨舍人侍呂后其後

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

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巨平前為高帝

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

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

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譖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

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悖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巨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眾人之議皆巨為

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巨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巨為相太尉勃親巨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巨相讓勃於是廼巨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露也

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懼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

其擊服懼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駑音奴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

明監本有星字殿本無

劉放曰盜賊教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市字據明監本改

殿本無終字何校亦無

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

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

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

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主王陵亦至玄孫坐耐金

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

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

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已吾多陰禍也其後

曾孫陳掌已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表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及其下亦同徙沛勃已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師古曰吹簫已樂材官引強服虔曰能

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已中涓從攻胡陵下方

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

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

填也謂鎮軍後已杆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已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

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龔

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已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

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一月楚懷王封

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

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已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

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印軍西定汧

劉奉世曰殿家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攻蘭虞 邑南樓
史記作攻蒙虞
是也此承下邑交
曹參傳亦曰攻下
邑以西至虞據
地理志梁國與秦
碭郡下邑蒙虞
三縣俱屬梁國
此文蘭應作蒙文
按下文追至濮陽
下蘄城史記作下
甄城鄂阿地近濮
陽亦史記是

凌辟隆口史記益
已作監邑二字
畫相似如就

劉敬曰紀道言
乘與耳言勃將
卒在馳道有功
七戰功曰夕

乘馬降史記作乘
馬師父丞相其

史記作其肆
將軍博史記作
將助

都尉高肆史記
作高肆

卷東三九縣史
記作連東連西
二十九縣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
相表皆高四
相置不尉古尚據備

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

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

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

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呂將軍從高祖擊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

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呂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呂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

韓信軍於砮石應劭曰砮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砮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

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轉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圜師古曰鴈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

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是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

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呂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薊音即

幽州薊縣張晏曰盧綰郡守陞其名也師古曰陞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

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陞師古曰陞音刑追至

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

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高帝呂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臣贊曰今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樵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

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

擊

蘇林曰音趣舍

此史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取史記功臣將相二表也

明監本此作以明監本此作以

明監本此作官者明監本此作官者

明監本此作官者明監本此作官者

官呂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呂呂

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

高后紀於是陰謀廼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太后呂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為後

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

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

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

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

是也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

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

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

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

君受厚賞處尊位呂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已久當之即禍及矣厭

音一涉反又音鳥押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

侵辱之勃呂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呂書辭也音讀

曰呂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

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呂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

太后太后亦曰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領絮也

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

人所履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不曰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

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

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中音竹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

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呂代父侯矣

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

我師古曰視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居三歲兄

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師古曰縣

理志作脩字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呂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呂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呂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呂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天子先驅至不

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

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

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呂軍禮見應劭曰禮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

禮敬人式車使人稱謝師古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

宋祁曰景祐二年
下有文帝及漢
者河內太守王
予指後言文帝
勃子賢者皆推
亞夫子文次弟方
及耳不容先更
此重復見也若更
存此則河內太守
處再見班固案
否不也

劉奉世曰言殺
勢是也載未至何
通持滿何時已
乎此二字疑行

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

夫呂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

日剽音匹妙反願呂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

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一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

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

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於殺黽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

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二日也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呂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

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

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走音奏

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

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

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

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

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

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呂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

是諸將廼呂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

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

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

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天芥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界之蓋亞夫合備西南陬傳者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去實也

子章武太后及臣卽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各時行

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

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

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

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

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

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藏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

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以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

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呂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

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質也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

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

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廼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

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呂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

它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廼封王信爲蓋侯至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呂爲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上

者言其可驚悟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巨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

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功。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

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呂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

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

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

戇可呂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紺反今讀立日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

呂後非廼所及。所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終漢書四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

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

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臣必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

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土部本從

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圮字

校定。字類云此書假借字多矣安用獨改此字

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圮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起汜亦自為頤音而釋為橋也豈如顏師作

宋祁曰舊本汜從水張必改作土謂從水者豈江有汜之汜音詳里及余謂必說非也近胡旦

作圮橋字從水且頤儒也予嘗問之且曰汜音頤何所疑憚說文從圮蓋本字原汜

人從水亦容無義必改從土亦應注為汜水之汜又何辨應之說耶用此九見張必

觀小顏主版說而例之下邳之水則張氏意也此上三言得

非出外也
亦未得也
亦未得也

西

亦未得也
亦未得也
亦未得也

